

曾侯乙尚龙与其文物的龙饰艺术

黄敬刚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黄敬刚(1957),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名物制度及文化史研究。

[摘要] 曾侯乙墓素以出土文物数量众多、器物类型较全而著称。器物的造型(含附饰、器座)、纹饰均折射出对龙文化的崇尚。

[关键词] 曾侯乙; 尚龙; 文物; 龙饰艺术

[中图分类号] K8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5-0599-07

龙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灵物。姬姓曾国分封南土, 承传周制, 尚龙之风独显。曾侯乙潜心监制的编钟闻名于世, 妙手铸成的金文篆书如走龙蛇。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绚丽多姿的漆木器、玲珑剔透的玉器无不是花纹龙蛇密布, 不难窥见曾侯乙尊祖尚龙之良苦用心。

一、龙饰艺术母题之渊薮

中国古代关于龙的传说流传甚广, 据《左传》记载:“太皞氏以龙纪, 故为龙师而龙名。”又《通鉴外纪》记载说, 太皞部落的官号有飞龙、潜龙、居龙、降龙、土龙、水龙、青龙、赤龙、白龙、黑龙、黄龙等。而将龙与夏人挂钩的尤多。《礼记·明堂位》:“其勺, 夏后氏以龙勺, 殷以疏勺, 周以蒲勺”。这些只是传说中龙作为中国古代先民或其中某个支系图腾崇拜的最远追溯。

据现有资料, 文物遗迹中较早的龙形象主要有辽宁阜新查海石块龙(距今7000—80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龙(距今6400年左右)、湖北黄梅县焦墩卵石龙(距今5000—6000年)和内蒙古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距今约50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出土有龙纹饰器物, 山西平阳陶寺文化遗址发现有彩绘蟠龙陶盘^[1](第320页)。上古礼器的基本功能就是祭天祀祖, 因此礼器纹饰的含义也常与祭祀有关。原始宗教观念是将猛兽视作巫师通天的助手, 故礼器上常常绘画龙、虎纹饰, 甚者则以动物作为礼器的造型, 如商晚期的龙纹觥、西周的虎尊等。主要的龙类纹饰种类在西周已较齐全, 但施用中以明晰粗犷型线条为主。东周时期器物的龙类形制和纹饰承自西周, 但对纹饰的母题表现进行了一些改革, 如复杂化、小型化、纹饰遍地、附饰的使用、龙铺首的运用等。纹饰模印的采用, 使得分工更加专业化、大规模和标准化更容易实现。从侯马期开始, 不再采用西周晚期的一些母题, 出现了新视觉的冲击, 蟠龙纹的使用更加普遍, 龙纹饰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英国学者贡布里奇(E. H. GOMBRICH)指出, 古代文化中的艺术隐含了为了获得宗教仪式所特许魔力的效验。艺术的视觉图像(包括它的图案、形式、风格)对观察者只是传递信息的代码和符号。人们能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来体会意义, 唤起某种心境或找到效验^[2](第4页)。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青铜器是政治权力的工具, 它除了在器物的形制、组合关系方面有明显体现之外, 在艺术母题方面也会有所体现。上古流行的诸神弄蛇及乘龙的概念, 更可能直接来源于当时的巫术形式。人类学的

研究发现,刀耕火种的灌溉农业使得人们对鬼神有强烈的心理依赖和敬畏。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天气的阴晴旱涝直接控制着农作物的生长,而农作物的好坏又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命运。因此,自远古以来,祈雨就是巫术中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古人的观念中,龙既是一种能影响云雨流佈的神兽,于是也就成了祈雨巫术中的主角,对兴云致雨的神灵崇拜因此指向了半陆生半水生的神奇动物——龙。商代祈雨巫术在焚巫、尪的同时又使用龙,龙形玉雕“珑”因而流行。《说文》:“珑,祷旱玉也”。珑很可能正是祈雨巫术中巫师所用的一种礼器。

早期宗庙礼器上曾广泛使用人兽母题,后来经多次抽象之后,发生了以龙凤蛇虎蛙等的简化形象为直接的纹饰母题。龙纹饰的提炼并实现多样化,正是与这一过程相辅相成的。

二、曾侯乙墓文物龙饰艺术的审美价值

编钟是曾侯乙所铸造的最为宏大精美的青铜乐器,有 65 件,在钟架构件的铜人圆形底座上,饰一周浅浮雕蟠龙纹。底座的主体部分,分上、下两圈侧卧着十六条高浮雕蟠龙,龙身之上又盘绕七、八条形态各异的小龙。钟架圆立柱座则以一尊盘卧的龙身为形,其身盘绕两圈,正中簇着昂起的龙首。这些龙首双目外鼓,长舌卷曲外侈,口生獠牙。龙有双足,均见五趾。龙蛇密布其上,彰显出唯龙独尊的政治文化。编钟横梁两端也铸有透雕的龙,侧身龙与仰身龙盘绕共舞。第二层(中层)与第一层造型相类,横梁上的镂空青铜套仍然以龙纹为主。整个编钟构件中,以龙为美,以龙传神,龙是装饰美化编钟横梁的主体花纹。编钟正面和反面都铸有龙蛇图案,并布满浅浮雕蟠龙纹,舞部正中有复式钮,钮饰为两对蟠龙对峙,其下一对回卷龙尾,其上一对引颈对衔的龙首^[3](第 80 页)。舞部以甬底为中心,划成对称的四格,浮雕着繁细而又密集的龙身。如果仔细观察编钟枚间,会发现鼓部均浮雕蟠龙纹,有整齐对称之美感。龙的铸制精细别致,尤其首、身、尾,线条清楚,眼、鳞、爪刻画得维妙维肖,龙与龙相较形态各异,游龙蟠龙气象万千。

与此相应的是,编磬磬虞(架)也使用了一对长颈翘首的龙形。

此外,举凡青铜器、玉器、陶器之造型、花纹均大量施用以龙纹为母题的装饰体裁,以美化器身,体现神奇与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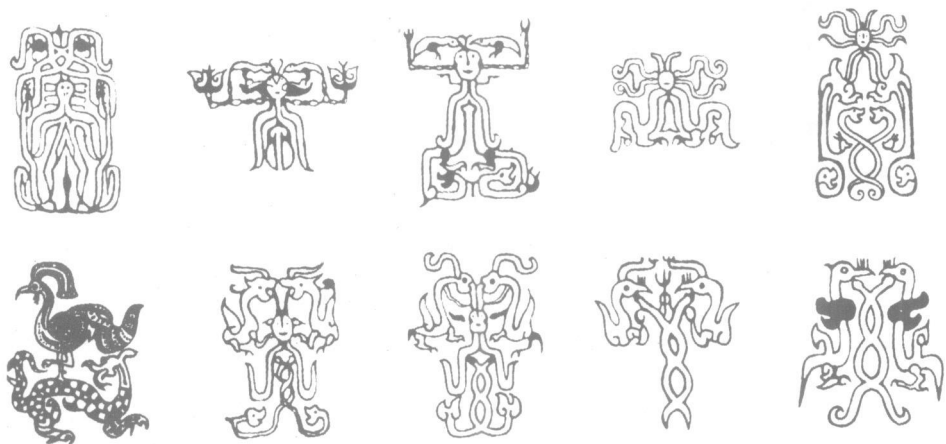


图 1

漆木器共出 5 012 件,生活用具、兵器、乐器的髹漆光彩夺目,图案细致逼真,构图新颖奇特,有以透雕和整木剝成的精品,也有浮雕或透雕杰作。漆木鸳鸯盒,其盖有浮雕龙纹,首略上翘,尾平伸,作蜷曲状。漆棺盖顶上浮雕三条龙,互相蟠绕。这些浮雕的龙首、耳、目、嘴、角均刻画入微,龙身的鳞爪亦雕刻细致,其龙身互相蟠错,或隐或现,再加上鲜艳夺目的彩绘,犹如浮云逼真生动^[3](第 367-389 页)。曾侯

乙墓漆器上的龙纹,就有双首龙、单首双身龙、人首双身龙、三首龙、人首四身龙、鸟首龙、鸟龙共身、翼龙、青龙(图一)等不同的形态^[4](第296页)。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概括历代画龙之状:“析出三停,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以此对照墓主内棺所画之龙,仍远不及外棺所绘复杂。

曾侯乙墓整理者认为:“漆器彩绘中还有鸟兽形和几何图案,最具有特色的是绘龙。墓主棺花纹中,以龙占主要;乐器如编钟所饰全是龙;青铜礼器大部分也饰龙;有玉器也雕成龙形;漆木器和一些马背上都绘龙。龙纹是此墓主体的风格,真可谓雕之以龙、塑之以龙、刻之以龙、绘之以龙,饰之以龙。”^[3](第367-389页)

曾侯乙其名“乙”字呈龙形。见于出土文物龙有四足,细颈长尾而秀美。曾侯乙墓出土编磬虞为长颈龙,就是龙的一种。从龙或蛇的首尾看,引颈向上呈丿(乙)字形,与编磬虞长颈龙极为相似。构图造型,美观流畅,是一个丿(乙)字龙形的展示。曾侯乙之名丿(乙)字与龙有密不可分关系。这就是以龙作为实物的偶像崇拜。

曾侯乙铭文内容涉及面广,惟有(乙)字呈龙形的妙处,若把编钟铭文排列细看,均是长颈翘首向上而尾扎地的丿(乙)字形,正是曾侯乙墓出土铜器铭文丿(乙)字形体的特征。凡竖、撇、捺多以龙形的丿(乙)字状,有些字体整体或偏旁又有“龙”字风格,字体秀丽流畅,有屈腰跪腿行礼的动态,尽量向丿(乙)字形体变化,少量有直下作为点画的单竖,除“下”、“王”有无法摆脱中心线的作用外,只要有对称的笔画竖,均有丿(乙)字状,是其它铜器铭文字体不可多见的文字奥妙。笔者把曾侯乙之名丿(乙)字,归纳为龙形丿(乙)字体(图2)。

从美学角度着眼,这种龙形丿(乙)字体贯穿了整个曾侯乙铭文书法艺术中,以流畅为美、以匀称钟秀、以庄重为力、以精骨为神、以完美为奇,像一条龙游于水中,又如候鸟立地翘首窥视前方,正如汉阳诸姬的龙首,时刻警觉来犯者的声息。这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社会与精神文化的缩写。《山海经·大荒北经》:“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曾侯取名丿(乙)表明他是一个雄心大志者,时时刻刻要尊为龙首。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厚重的经济基础上,包括楚国的文字、齐国的文字、吴越诸国的文字,稍加类比,尚无一例能超过曾侯乙铭文书法艺术水平的。就是把最接近曾侯乙文字的中山王墓出土文物铭文拿来相比,其风格显然不同一轨,更找不出丿(乙)字尚龙的风格来。此为书法大师在乙与龙之间独具匠心的创新理念,神态意趣与风格远远超乎同时代任何一国的文字^[5](第1081页)。此则光耀出曾侯乙尚龙的心灵之火和生命的烛光。

曾侯乙铭文中,体现丿(乙)字体的文字,有正“乙”字,有反“乙”字,有倒“乙”字,其书写特点,均以丿(乙)字融会在铭文书写技巧中。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丿(乙)字,与楚王送曾侯乙的铸钟相比较^[6](第185-191页)。铸钟铭文中“乙”字,尚无龙的风韵,也无曾铭的霸气,更不见翘首引领之势(图3)。

一言以蔽之,曾侯乙崇龙的例证为探索曾侯乙之名提供了有力证据,只要稍加梳理就不难洞见其中悬而未解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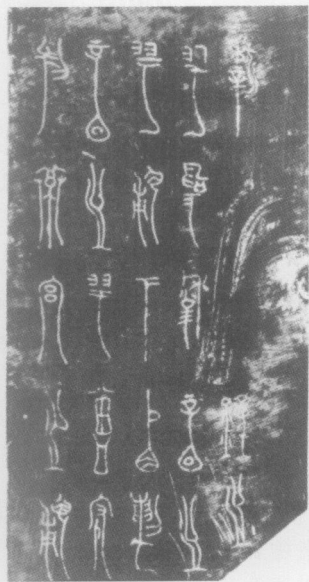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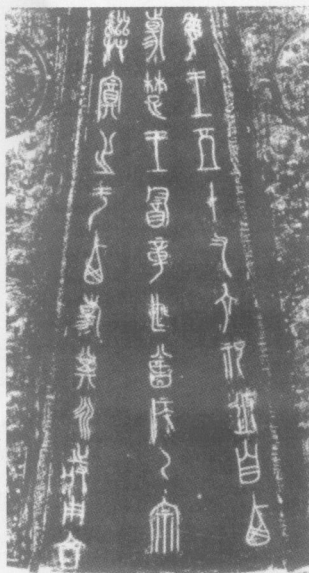


图3

三、曾侯乙墓文物多用龙饰的文化意蕴

考诸古典文献,龙多被我们的先民神化和尊崇。《说文·龙部》:“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只要谈起龙形,人们大约是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似蛇、牛或虎头的奇怪形象来形容,断难勾画出一个准确的“模特儿”。但对龙的习性的描述却比较一致:能水中游、云中飞、陆上行,能够呼风唤雨,行云播雾。直到地下的恐龙化石出现,总算见到实物,但是否即中国古代传说的龙,遽难认定。

从最早的红山文化大型碧玉猪首龙算起,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代的出土文物中已多见龙形,但像曾侯乙墓文物这样不厌其烦地大量使用龙形、龙纹作为构形或装饰,却仍然是少见的,自有其文化意蕴。

曾侯乙墓文物的艺术特色由时代变革、地缘关系和器物制作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等因素决定。在春秋战国之交,变革思潮要在物质文化上表现出来,它引起了曾国器物装饰风格的转变。曾国与楚国毗邻,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文化的纵向濡化和横向传播随时都在进行,使之器物兼有南北特点。曾侯乙的国君身分和其国力强大使其器物必然是集体意识和情感的体现。

(一)曾侯乙墓文物龙饰风格与时代特征

春秋晚期是青铜器制作空前发达的时期,纹饰种类甚多,风格总的倾向是追求精致细密,以繁缛为美,交缠各种龙蛇纹占有支配的地位,其构图有单体纠结或各种形状之交缠复合,排列成繁杂的四方连续,这种纹饰是在春秋中期同类构图基础上加以微型化而发展起来的。其龙纹大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卷龙或交龙之类,有许多纹饰是龙形的缩微,有的还是变形缩微,因为图像缩小到只有用极细的双钩来显示其结构,具体部位的表现只能省略变形了。如果以单独的龙纹为母题,则图像成为带状交缠,而龙的构图也很复杂,体躯上往往饰以细密而均匀的雷纹,智君子鉴和鸟兽龙纹壶等都有很典型的纹饰。山西长治、长子等地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及侯马铸铜遗址中发现的陶范,颇多此类纹饰。那种有回旋状小羽翼密集的变形龙纹,其体躯多省略,主要表现头部和突起的羽翼,是飞龙的纹样,整体看来如无数刺粒状,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令尹子庚墓的甬钟等,都有这类纹饰。前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中原三晋地区为主,后一类纹饰的流行地区大约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

曾侯乙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他所使用的器物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同时期的龙纹施用状况。龙的构形在各种器物上呈现不同形态,如玉佩作卷龙,过滤器作卧龙,鼓座、铜熏香器、铜镇作纠结盘绕的龙,衣箱龙饰则是群龙嬉戏互咬。附饰作蟠龙,以浮雕为主要手法,兼用圆雕。器物承重足多用龙的变形。器物多饰已经简化的龙纹,既有龙纹、变形龙纹、蟠龙纹、蟠螭纹、夔龙纹、勾连龙纹等,又有组合纹饰鸟首龙纹、龙凤勾连纹等,此外还有以阴刻手法勾勒的龙形(衣箱)。

(二)曾侯乙墓文物的饰龙风尚继承了中原文化崇龙的传统

华夏先民在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面对生死与成败,白天与黑夜,寒冬与炎暑,风云与雷电的自然规律,演绎出天神至上的思想观念。因此,从所见到自然界中人类不可抗拒的动物,就奉为崇拜祭祀的偶像,如龙图腾、鸟图腾,以及北尚龙蛇,南崇朱雀(凤鸟),这就为后来的龙文化、凤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雏形。中原文化自古就有尚龙的传统,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记·夏本纪》、《拾遗记》记有“豢龙氏”和“豢龙之宫”、“帝舜氏世有畜龙”等。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曾人崇龙,无疑是姬姓诸国崇拜周礼的传统,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等级、权力和礼仪崇拜的自然流露。

(三)曾侯乙墓文物龙饰风尚的地域因素

在密迩于曾侯乙墓出土的随州厉山,传说是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炎帝神农氏可能是信奉龙蛇文化的土著民族的先祖。《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裴骃《集解》:“《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

固曰: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正义》引《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蟠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为厉国。”曾(随)土著民族的先祖,深受神农(龙)氏文化之熏陶,因此,尚龙之风在土著曾国早已根基深固。

(四)曾侯乙墓文物的龙饰艺术与礼制规范

曾侯乙墓礼器装饰纹样大多与一定的礼制相关,而其中最能体现礼制规范的便是玉器。玉器是上层统治阶级独享的佳品,统治者视玉如宝,有君子于玉比德的美称,见《礼记·聘义》。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如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于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诐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又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石器文物中,仅玉、石璧就有 115 件。其中整器作龙形的玉器、石器有 40 余件,如玉方镯、玉石珮、单龙玉珮、谷纹卷龙珮、云纹卷龙珮、素面卷龙珮、素面蟠龙珮、圆雕龙珮、双龙石璧等都是整体作龙形或以龙形为附饰的玉器。这其中以佩玉为主,体现了随身佩带的玉器与身份的息息相关。玉器表面的装饰纹样除谷纹、云纹以外,以龙纹居多。玉器精品中,四节龙凤玉珮是以一块玉料透雕成四节而成,上环为龙首,中环为龙背,下环为龙腹,再下为龙尾。此器共雕有七条卷龙,四只凤鸟和四条龙,造型奇巧、纹饰精致,是极为罕见的玉雕精品。又如十六节龙凤玉挂饰,器体是一龙,以玉环一节为龙首,其余各节均透雕成龙或凤,龙身之上又雕有龙、凤或蛇,实为古代雕龙玉之上乘精品。曾侯乙把崇尚之物龙雕琢在玉器上,成为佩戴之物,正如《诗经·秦风》所云:“何以赠之?环瑰玉珮。”

(五)曾侯乙墓文物龙饰形式与器类之关系

我们注意到,整体构形作龙形的器物主要是玉器,青铜器则多见龙纹装饰,部分大型器浮雕龙形附饰,而漆木器较少龙饰,其浮雕龙饰则往往是仿铜制作,织物纹样中则以龙与其他动物的组合纹样较多。青铜礼器是邦国重器,故多浮雕龙形附饰,龙纹饰种类多且细致繁复,主要有龙纹、变形龙纹、蟠龙纹、蟠螭纹、夔龙纹等,食器的龙纹则常附着于饕餮纹(兽面纹)。曾侯乙墓出土的织物中多见夸张的动物纹样,以龙凤为主题,数种动物合体的现象较普遍,较常见的是双首龙,这与马山 1 号楚墓的三首凤、龙凤相蟠和包山 2 号楚墓的三龙一凤合体等纹样类似。这种合体动物的题材是巫觋社会联系性的宇宙论的典型反映。

漆木器较少龙纹,但主内棺是个例外,它所装饰的各式龙形有单龙、双首龙、一首双身龙、人首双身龙、双首龙蛇、鸟首龙、鸟龙共身、三首龙、人首四身龙及四首九蛇等十余种 549 条之多,可谓极尽龙饰。龙饰在编钟上的表现是纷繁多样,神秘莫测。这是一种拟声化的装饰,在鞀、旋、舞等部位以龙为附饰,以龙吟象征钟鸣,正得声形相应之奇趣。与此相应的是,琴瑟等弦乐器则饰以凤鸟纹等。

(六)曾侯乙墓文物的龙纹装饰与类龙造型概观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器物整体构形及器座、附饰作龙形者随处可见,这是曾侯乙墓的一个特色,现分类列表于下。

表 1 曾侯乙墓整体构形为龙的器物

龙形器名	说 明
十六节玉珮	整体为一条大龙,并采用透雕、浮雕、阴刻等技法雕有 37 条龙
卷龙玉珮	一对,雕刻成曲身的龙形
双龙玉珮	1 件,透雕出相对称的两条卷龙
四节龙凤玉珮	1 件,共雕刻 7 条卷龙
圆雕玉龙珮	4 件,龙首尾相对
单龙玉珮	16 件,作卷龙、蟠龙、圆雕等多种龙形

龙形器名	说 明
双龙玉佩	2 件,透雕出相对称的两条卷龙
谷纹卷龙佩	5 件,龙作回首卷尾形
云纹卷龙佩	3 件,龙作回首卷尾形
素面卷龙佩	一对,龙作曲首卷尾形
素面蟠龙佩	1 件,龙嘴微张
透雕玉璜	3 件,各透雕出 4 条相对称的龙
建鼓座	圆雕群龙由 8 对主龙及攀附鞠躬身的数十条小龙组成
镬鼎鼎钩、盖鼎鼎钩	整体作龙形
铅锡附饰	铅锡附饰中的草叶勾连形及多勾形均当视为龙形

表 2 曾侯乙墓的龙形附饰(含底座承重兽)

所属器名	龙形附饰部件名	说 明
升鼎	圆雕龙形附饰	9 件升鼎,每件鼎身蟠四龙
簠	龙耳	8 件簠,每件簠身各一对龙耳
联禁对壶	龙耳	2 件壶,壶颈两侧各攀附两条龙形耳
提梁壶	龙形提梁、提链	提梁为两条连体龙形,提链共 7 节,近耳之末端作龙形
鉴缶	蟠龙	2 件鉴,鉴身四面和四角,各有 8 个龙形耳钮
尊盘	蟠龙	尊体附四条立体圆雕龙形附饰,圈足上部装饰 4 条双身龙,加上小龙,整个尊体共饰蟠龙 28 条;盘身则饰有各式蟠龙共 56 条
过滤器	器座	器座作长颈卧龙形
鉴缶附勺	勺柄	工勺,柄端銜匭处均作龙形
圆鉴	龙形耳	两对位于颈部,以衔环钮
匭	螯手	龙形螯手
玉首铜刀		茎与玉环首相接处呈龙首形
双龙石璧		共 3 件,璧周均攀附双龙
漆禁		禁面四角,各浮雕成两龙,四边的中间,各浮雕一首双身龙
编钟	甬钟钟钮怪兽,钟旋、钟幹、鼓部、舞部附饰	或疑是龙所生九子之一的“蒲牢”
编磬	磬架怪兽	怪兽龙首、鹤颈、鸟身、螯足,或疑是应龙之变体
鉴缶	方鉴圈座四兽形足	四兽均为龙首
盘	盘足	以三螯足承盘
联禁对壶	禁足	禁以四兽为足。或疑是龙所生九子之“夔夔”

表 3 曾侯乙墓文物的浮雕、圆雕龙饰及线绘龙纹饰

所属器名	说 明
主棺	在主棺所绘全部 895 条动物中,各种龙形有 549 条,其中盖面 136、头档 113、足 97、东侧壁板 149、西侧壁板 54 条
陪棺	部分陪棺饰有勾连龙纹
编钟	甬钟钟旋、钟幹、鼓部、舞部附饰,鐃钟舞部附饰均以浮雕蟠龙为主,2 条至 15 条不等;个别龙饰用圆雕
五弦琴	两幅人形图画,在人胯下各有二龙,而其中一人上肢径作龙形
镬鼎、升鼎、盨缶、小甬、盘、盖豆、簠、钩形器等	共 38 件青铜器饰有数量不等、式样各异的鸟首龙纹
镬鼎、牛形钮盖鼎、盨缶、	共 13 件青铜器饰有数量不等的蟠龙纹

所属器名	说 明
铜镇	4 件铜镇, 镇面各雕有 8 条互相纠缠的龙
镂空铜熏	筒壁为 9 龙交缠蟠绕
钺鼎、盖鼎、尊盘、联禁对壶、鉴缶、大尊缶、匱鼎、钩形器等	共 16 件青铜器饰有数量不等、式样各异的蟠螭纹
铜簠、浅盘豆、提链壶、匱、长柄斗等	共 13 件青铜器饰有数量不等的龙凤勾连纹
衣箱	二十八宿图衣箱盖顶面绘有青龙; 群龙嬉戏图衣箱盖面、两端及两侧绘有 50 条左右群咬嬉戏的龙
衣箱形盒	盒身一侧用细线阴刻一龙
漆盖豆	4 件盖豆, 盖顶面及耳部均浮雕龙形
杯形器	杯身绘有用絢纹隔开的 4 组夔龙纹
龙纹绣	绣纹作一首双身的龙纹

以上所举, 只是曾侯乙墓龙饰之大概, 对于大量施用的蟠螭纹和其它鳞虫纹饰, 暂未列入考察。

五、余 论

商周甲骨文就开始有龙字形象和徽号出现, 甲骨文中“龙”字, 或是远古先民曾目见之物, 进而发展到器物花纹、建筑纹式和雕塑作品中大量使用, 以龙为神灵, 有“云从龙”、“飞龙在天”的说法, 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曾国崇尚龙文化是中原文化向南方渗透的重要体现。

随(曾)国有龙蛇吐珠之典, 被后世传为佳话, 也堪为曾侯乙墓崇尚龙饰之注脚。今考随州城内有地名断蛇丘。《后汉书·郡国志》记:“随, 西有断蛇丘。”刘昭注曰:“古随国。即衔珠之蛇也”。《淮南子·览冥训》记:“譬如随侯之珠、和氏之璧, 得之者富, 失之者贫。”随侯珠久负盛名, 曾侯乙墓出土有 100 多颗五光十色的玻璃珠, 晶莹闪烁, 玲珑剔透, 大有随侯珠的韵致。更巧的是, 如同随侯珠为蛇所衔一样, 曾侯乙墓所出珠玉多以龙蛇为造型,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80 (1).

[2] [英] H. U. 贡布里希. 艺术·现代. 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C].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89.

[3] 曾侯乙墓[G].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4] 陈振裕. 楚文化与漆器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5] 谷 馨. 中国书法艺术[G].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桂 莉)

Decorating with Dragon in Zenghou Yi Tomb

HUANG Jingga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HUANG Jinggang (1957),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rchaeology and civilization about Warring states and Qin Han times.

Abstract: Zenghou Yi Tomb was famous for a great deal of cultural relic, for self contained types. The vessel culpt and emblazonment reflects the apotheosis of dragon culture.

Key words: Zenghou Yi Tomb; dragon culture; culpt; emblazonment.